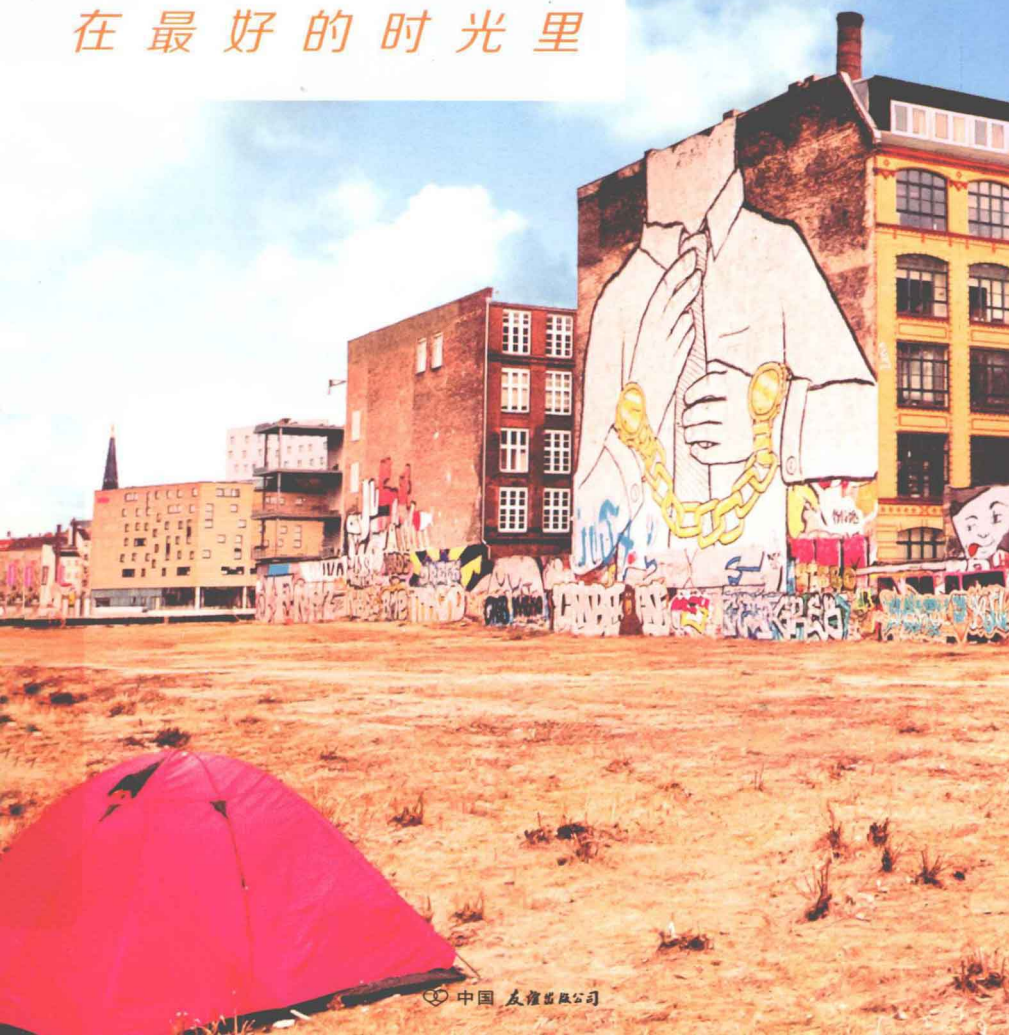


陈思宏 / 著

去撒野，

在最好的时光里



陈思宏 / 著

去撒野，

在最好的时光里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去撒野, 在最好的时光里 / 陈思宏著. -- 北京 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3. 6
ISBN 978-7-5057-3183-7

I. ①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46163号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3-1715

本著作物经外 (厦门)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代理,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, 在中国
大陆出版, 发行繁体字版本。

书名	去撒野, 在最好的时光里
作者	陈思宏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印刷	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规格	787×1092毫米 32开 9.875印张 235千字
版次	2013年11月第1版
印次	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183-7
定价	36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撒野之后，写故事（自序）

1999年夏天，我第一次来柏林。当时我失恋了，窝在师大路的雅房里，不肯出门。好友台美光买便当来找我，听我说失恋故事，她说：“暑假出去走走吧。”

艾丝特拉我出门，去师大校园的操场散步，一圈又一圈，青春原地绕着，她也说：“去旅行吧。”暑假来临前，我得到了某个文学奖，奖金刚好够买一张机票，我决定出走。

去哪？我当时反复听着一张柏林“玫瑰骄傲”（Rosenstolz）乐团的CD，歌曲里的德文歌词我一句都不懂，但女主唱的烟嗓总让我想哭。买机票的时候，我在电话上跟客服小姐说：“那，就一张台北、柏林往返机票吧。”

我当时是个迷惘文青，爱剧场，读苏珊·桑塔格，在师大报了法文班，房间墙上贴着波兰电影海报，在杂货店买完生活用品会提着抽取式卫生纸、沐浴乳在如今已经被时光吞掉的政大书城里贪读文学。其实当时我不忧郁，但身体不自由，心灵无方向，胡乱读书，总是用大笑掩饰恐惧。

我一到柏林，马上就发现这是文青撒野的好所在。

第一晚，我直奔剧场，德语剧场导演爱在舞台上喷血，让演员全裸嘶吼，舞台上一个演员拿真刀恫吓，血腥剧场把我的时差都吓醒了。坐

我旁边的女孩，邀我去派对，我跟着进入了一个被涂鸦占领的破烂公寓，那晚，我跟许多剧场演员、小说家、诗人聊天。陌生人问我：“你呢？你在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写作，演很差劲的戏。”陌生人完全没有用“经济”来帮我找人生位置，只说：“那你来对地方了。柏林，到处都是差劲的演员，还有不会拼字的作家。但大家都好可爱。”

在台北，我的“志向”得到的反应通常是：“那你怎么活？”“你们文青写的东西卖给鬼看啊。”“演舞台剧没薪水拿吧？”

那个柏林夏天，我的假期就是在剧场、柏林爱乐、锐舞派对、文学朗读会里度过。热爱文艺的我，在柏林看到了许多文化人努力创作的姿态，那不是用货币可度量的付出，那只是追求“美”的绝对热情。离开柏林前，我在万湖（Wannsee）湖畔野餐，阳光好，身边的男女老少全都一丝不挂，我也突然发现泳裤的布料原来很别扭，于是把裤子留给草地，奔往水里噗通一跳，湖水柔软地紧贴肌肤，自由的身体，原来如此清凉。

失恋？我到柏林第一天其实就忘了这件事。这城市有撞击人的力道，我站在柏林围墙前，听着为了翻墙追自由的死难故事，我自以为是的小悲伤，就自动瓦解了。

回到台湾后，我开始书写这个夏天，在柏林看的音乐剧观后感在《表演艺术杂志》刊出，我努力以柏林为主题写散文小说，妄想众多文学奖的奖金可以让我再度重访柏林。

几年后，我竟然就真的搬到柏林。

在柏林，我领了一张德国联邦记者证，开始采访的工作。我持续不断地在《自由副刊》、《联合副刊》、《表演艺术杂志》、《国语日报》、《文讯》、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等写柏林。我生活着，学习着，爱着。

渐渐地，当年那个瘦弱文青，在柏林加载了十公斤岁月人肉铅块，

在异乡生活的磨练下，变得乐观豁达，笑的时候很开心，在街上骑脚踏车时敢旁若无人地大声唱歌，听到节奏随时可起舞，在地铁里看到醉汉当场脱裤尿尿，也能跟柏林人一起无声观看，静静地移动到别的车厢。

几年前在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，九歌出版社的总编辑陈素芳跟我：“我读你在《联合副刊》上写的“市角落：柏林”专栏，太短了，每一篇 500 字，有没有可能写更多？”

终于，那个口头的文字邀请，成为今日写给柏林的一部书。

我倾听柏林，书里所有的人、事、物，都感动了我，我于是用文字写下这些真实。柏林任我撒野，也给我空间，让我安静书写。

我眼中的柏林，狂放不做作，贫穷却性感，新世纪的自信与历史的伤痕交错成独特的城市织锦。当今的柏林，经济履历上还有赤字，市政府仍处于破产状态，许多人靠着微薄的失业救济金，勉强活着。但这里的人文风景却焕发蓬勃，艺术家、作家、电影人在此聚集，城市在与经济数字搏斗的同时，文艺工作者在这里完成了许多动人的作品。

这是柏林的挣脱术。历史的绳索曾经牢牢套住这城市，但柏林的叛叛精神没有被摧毁，城市从废墟里重生，推倒了切割人民的冰冷围墙，逃脱过往的阴霾，这是全新的柏林。

全书交稿后，我去参加柏林的龙舟大赛，但因有约提早离开。当天晚上，台湾龙舟代表队打电话来跟我说：“你才走不到 5 分钟，BSR 的人就来找你了。他们托付我一袋礼物，要我转交给你。”去年此时，我在这个湖畔看到柏林城市清洁公司（BSR）所组成的龙舟代表队，在《国语日报》的专栏上写下《橘色打扫龙》这篇文章。刊出后，我把文章大意与报纸寄给柏林城市清洁公司，想不到，他们把我的文章放进了公司内部的刊物里，而且龙舟代表队带着礼物，在今年的龙舟大赛现场寻找我的踪影。他们问：“那位台湾来的作者呢？”

隔天，我辗转收到了礼物。帽子、腰包、钥匙圈，全都是“柏林城市清洁”的纪念品。我戴上帽子，翻阅他们的公司刊物，眼热。虽然我们完全没有直接碰面聊天，但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说故事的人，我的笔是耳朵，我只是个爱听故事的大孩子。该说感谢的人是我，这些人，这座城市，把他们的故事嘱咐给我，我只怕自己的文字力道不够，对不起这些动人的故事。

是我，我在这里，我就是那位台湾来的作者。这是我写的书。书写，就是我能给的，最真心的感谢。

目录

撒野之后，写故事（自序） / 1

PART 1：漫游者必须弯腰低头

1. 不能说天使 / 4
2. 虚线上的骨牌 / 11
3. 电视塔从不缺席 / 17
4. 秘密警察 / 23
5. 希望与残酷 / 27
6. 1936 年的废墟 / 30
7. 万湖的美丽与哀愁 / 37
8. 涂鸦魔鬼山 / 44
9. 公墓与绊脚石 / 48
10. 柏林苍穹下：那些女神 / 55
11. 魔山书店的密室隐喻 / 60
12. 桥 / 69



PART2: 跳吧，不然我们就迷失了



- 13. 有一天 / 76
- 14. 碧娜，你在不在？ / 79
- 15. 青春可以这样嘉年华 / 84
- 16. 关键词：独立，爱 / 89
- 17. 送给苏珊娜的懒惰苏珊 / 94
- 18. 光 / 100
- 19. 广场上的柴可夫斯基 / 104
- 20. 天上掉诗句的夜晚 / 108
- 21. 听着驯鹿低吼入梦 / 112
- 22. 一起稀释孤单 / 118
- 23. 他们的创意也制造了柏林 / 123
- 24. 你美丽，因为你不同 / 129
- 25. 植物园的夏天 / 136
- 26. 谁都抓不住时光，那就来亲眼看看繁华褪尽 / 141

PART3: 他们一开口，就是一部电影



- 27. 这都市伤痕太多 / 150
- 28. 一只叫布鲁诺的熊 / 160
- 29. 与雪人道别 / 163
- 30. 和烟囱先生握手拥抱 / 167
- 31. 敲门，开门 / 170
- 32. 狗运 / 177

- 33. 收养雷声 / 180
- 34. 身后的毕业钟声 / 184
- 35. 孔雀岛 / 188
- 36. 十点后，马灿见 / 194
- 37. 呻吟与暧昧 / 199
- 38. 占领房屋者最后的战役 / 204
- 39. 街头的慈悲 / 212
- 40. 柏林人的心头肉 / 217
- 41. 这精彩的一生，不准忘 / 222
- 42. 林青霞的化妆师 / 229
- 43. 京剧女武生的手表火车情缘 / 237

PART4: 狂野之城

- 44. 带苦味的摸摸渣渣 / 248
- 45. 肉圆与咖喱香肠的双城记 / 252
- 46. 百万面孔任我观看 / 256
- 47. “今天，是我的丧礼预演” / 261
- 48. 橘色打扫龙 / 265
- 49. 柏林的飞行传奇 / 269
- 50. 记得就是反抗 / 273
- 51. 父亲们 / 277
- 52. “我知道死亡的味道、声音” / 283
- 53. 同志社群的愤怒 / 288
- 54. 每个人偶尔都需要疯狂 / 297





爱自由 爱行走 生活在别处





PART 1:

漫游者必须弯腰低头

1. 不能说天使

圣诞节前几天，我回到柏林，在零下 13℃ 的街头拖着大行李，还留着热带暖意的身体迎上漫天白雪，骨关节冰封，时差拉扯手臂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确定要丢弃行李，先回家大睡再说。

突然手机在口袋里吼叫踢打，我不情愿地接起，法兰克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回来了！今天晚上我们家开圣诞派对，希望你能来。”我匆忙答应，挂上电话，疲倦地坐在行李上淋雪。

几年前，我也是拖着这个大行李来到了柏林，来学习、寻觅人生新方向，结果和这个都市相恋，就此安然定居。这些年来我以作者的身份，不断书写柏林，一回头，我在这座城生活已经 9 年了。

突然两个小孩从我身边经过，他们正帮父亲把刚买的圣诞树搬回家，他们一路笑闹着，圣诞树刷过雪地，留下馨香的痕迹。他们的笑声充满热度，逼退周遭的雪，点亮满街的圣诞灯饰，在街上开出一条温暖的路，给了我再度启程的力量。我尾随这热度回到住处，信箱里堆满圣诞贺卡，我微笑着，圣诞节在我回老家期间，悄悄占领了柏林。

梳洗休息过后，我在圣诞购物的人潮里，给法兰克挑选礼物。他几个月前刚跟依薇结婚，我一直都没机会送个贺礼。他们结识于互助团体，法兰克因为失业而忧郁，依薇则因上一段感情挫败而沮丧。

他们都来自前东德，20 年前柏林围墙倒塌时，他们都刚成年，历



史朝他们快速追撞，两人的前东德文凭与履历在统一后的德国屡遭拒绝。在互助团体里，两人相恋，相似的成长脉络驱走孤单，忧郁远离。

我其实并非很会选礼物的人，只挑了个天使玩偶，想要应景。一到他们家，我拿出礼物说：“送你们天使，圣诞快乐！”没想到大伙马上说：“嘘！不能说天使！”法兰克收下礼物，对着我的疑惑说：“电话上忘记跟你说，今天圣诞派对的主题是前东德，一切都按照党的旨意来！”

原来，在前东德，政府扬弃宗教，没有圣诞节这回事。但是依照当局的节日规律，年底也是有个节庆，工会举办聚会，家人团聚，刚好跟前西德的圣诞节同时。为了规避宗教，天使不能称为天使，而是怪异的“年终翅膀人物”（Jahresendflügelfigur）。





我此时才发现派对上根本没有圣诞树、闪闪发亮的灯饰、圣诞老人，而有一种我不熟悉的旧时气氛。

法兰克跟依薇从网络上订了许多前东德的食品，音响传来老曲调，人们身上是衣柜底层挖出来的旧衣，整个公寓是 1989 年两德统一前的时空胶囊。来自前东德的人们讲述着过节的往事，买不到西方食品过节，但是有来自古巴的难吃柳橙，还有过分甜腻的巧克力。